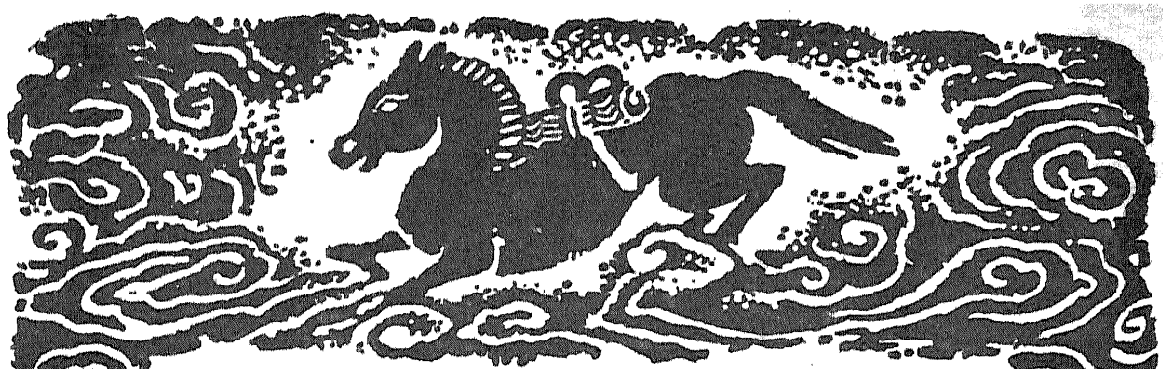
昇庵經說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升庵經說

（一）

楊慎撰

升菴經說卷八

繞朝贈策

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士會當作士會

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士。士爲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士氏之宅。後爲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於士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士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士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袒衣袒服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字畫相似、毫釐之差耳。

前茅慮無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踰伏、今之裝塘伏路也。中權今曰中軍。後勁今曰合後。

屈蕩戶之

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有山鞠窮乎

司馬相如說鞠讀作芎。邱弓切。予謂鞠字四聲轉入平音。始得其讀。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陳侯午卒襄公四年

高閌曰。元經有云。日月之逝。改於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爲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愚謂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秖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直爲壯曲爲老

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正、直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卽象二器。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杜注云。周禮太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今按。杜不達左氏之義。妄爲此說也。且連山歸藏。漢世已亡矣。安知其以七八占乎。今以筮法言之。陽數九老而七少。故九變而七不變。陰數六老而八少。故六變而八不變。今之筮法。自有九六。自有七八。何必遠言連山歸藏乎。且其文曰。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蓋艮卦下一爻陰變爲陽。第三爻陽變爲陰。第四爻第五爻皆陰變爲陽。第六爻陽變爲陰。只有第二爻是八。不變。故曰艮之八。驗下文艮之隨。可見。此可以思索而得也。精思博古如杜預。亦支吾亂解。是千百年無人知此也。特表出之。

以此例之。假令遇坤之八。是謂坤之垢。遇乾之七。是謂乾之復。行文自合如此。杜預不知此解。疑誤後學多矣。特爲圖以發其未發云。

艮	九老陽變少陰	六老陰變少陽	六老陰變少陽	九老陽變少陰	八少陰不變	六老陰變少陽
隨					八不變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卽位。施舍已責。注。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鑄無射篇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注意合。惟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有施舍正相對。又云。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

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十年

正義。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法當韻。毛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是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襄二十四年。服虔云。焚、讀曰僨。正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今訓爲斃僨。僨、僵也。當从服。

程鄭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爲失常。

渴、急也。苦蓋切。公羊傳曰。不及時而葬。曰渴葬。詩雲漢注。天時旱渴雨。一作愒。

勦說

崔氏之盟。讀者未終。晏子鈔易其辭。是爲勦說。勦、楚交切。禮勿勦注。代人說也。猶擊也。胡氏曰。勦、猶抄也。諸詁皆誤。獨博雅近是。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羊傳作年。國語。晉人之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于年叶。

公盤行也

猶更造之意。公本欲會晉伐秦。途過京師。復生事修朝禮。故曰盤行。

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完也。葺也。一義也。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於義爲複矣。是謔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修辭體要若此乎哉。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墻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商有姚邳

姚當作郪。音緜。通鑑釋名引姓氏韻纂、同。今作西典西禮三反。非。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𢆶。正義云。𢆶散之也。从米。殺聲。按𢆶字、殺下米也。𢆶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粲。已失本體。𢆶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書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尤謬。

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慆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慆憂也。忘憂待時。慆憂玩時。忘爲在下言也。慆爲在上戒也。

蘊年

孟子云遏羅。穀梁云訖羅。注貯粟也。

天有十日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注云。十日、自甲至癸也。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也。日出也。缺不在第。一作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日上其中者。日中盛明。故以當王也。食日爲二。公位也。旦日爲三。卿位也。後昭公七年。楚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正義曰。日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人之道。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禮射義亦云。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以三者合觀之。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

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於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馬。飼馬以夜半。故夜半當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則不可強通。缺之可也。○僚、賈逵音勞。供勞事事也。今之牢子。亦古遺言。

圖附見後

十時當十位圖

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也。

申僕酉僚戌缺亥輿　自未而申。

未臺丨子阜　自臺而僕。

午王　丑士　先賤後貴。

巳缺辰公卯缺寅卿　至王而極。

缺巳以尊王。缺卯以尊公。

不樵樹不采蓺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蓺爲菜也。舊注非。

殛鯀于羽山

按左傳。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釋文。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是神。何妨是獸。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與鼈。豈鯀果化二物乎。張叔皮論曰。蠙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變虎。鯀化爲熊。

久血爲燐。積灰生蛔。傅元潛通賦。聲伯忌瓊玟而弗占兮。日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黃母化成黿兮。鯀殛變而爲熊。二韻不用注作郎王邵曰。古人讀雄熊皆于陵切。張用舊而傅用新也。

明月

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耳。

晉荀盈卒于戲

戲。注。與蒲同。許宜切。蒲陽、聚名。在相州。光武紀。大破五校于蒲陽。降之。卽其地也。

九邱八索

九邱八索。九邱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圃。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序文也。九圃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圃也。八輔則餘八圃也。圃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有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圃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圃、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爾。

伯趙司至

官名伯趙氏伯趙卽伯勞也一作博勞又邠風七月鳴鵙王肅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王肅之言良是合于月令

青鳥司啓

青鳥鶪鵙也鶪鵙于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鶪鵙鳴楊柳津

齊侯疥遂疾

疾梁元帝音該當作痎說文兩日一發瘧也按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謂復言遂疾乎說文疥搔也疥搔小患與瘧不同何云疥遂疾乎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爲名小說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爲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爲木客也

天王居於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爲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品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既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爲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豆區畚鍾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天王入于成周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宏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籍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邱。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元作筆。）乃妄

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澌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況易乃崇陽抑陰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於越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爲證。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夷言。謬矣。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遠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

盜竊寶玉大弓八年得寶玉大弓九年

升菴子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己。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耳。今按晉書明帝紀。王敦將謀篡。下屯于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又明帝自湖遁歸。歸遇旅姬。與之七寶鞭。

石尚來歸脤

脤。是忍切。社肉也。盛以蜃。故謂之脤。天子所以親遺同姓。當從脤。今作脤。非。

甸乘同音

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預曰。衷甸一轅。卿車。陸德明曰。甸之證反。賈公彥曰。甸卽乘也。四邱爲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甸與乘同也。故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與命叶韻。荀子王制篇。司馬知甲兵乘白之數。注云。四邱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則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

溺者必笑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曰溺者必笑雖笑不樂古有此

讙言

讙戶快反是讙言也釋文過謬之言按管子注毀善曰訾譽惡曰讙與說文訓著稍異又讙洩苦棗爾雅

臣有足疾君將肯之

肯苦江切古音豝說文引此作豰音却嘔也豝以入聲轉平聲耳

擐衣出其臂

擐陸德明云音宣依字林作攛攛臂也先全反舊音患非禮王制贏股肱決射御注亦謂擐衣出其臂今按擐音宣是也宣今揎字時俗有褰袖揎拳之語東坡詩玉腕半揎雲碧袖

韝者不得入

蒐狩之禮車絓著門則不得入以恥其御之拙也

三傳字異同

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按古字枋柄同音耳葬我小君敬嬴敬嬴穀梁作傾熊聲姜公羊作聖姜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盟于皐鼬公羊作浩油楚人滅隗公穀俱作夔古隗字音與夔同今轉作五罪反

鷸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

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幷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弊其衆臣恐秦之爲漁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雨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文奇儁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爲枉死宜乎延篤答高義方書今茲以五經爲鼎簋書傳爲籩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蚌脯也

西狩獲麟

仲尼傷周道之不終感嘉瑞之無應○麟、四靈之一毛蟲之長麋身牛尾狼蹄馬踣含仁懷義覩文匿武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彬彬有道則臻

升菴經說卷九

曲禮以下禮記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敖不可長

王肅本敖五刀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游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亦平聲讀

憎而知其善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鯀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賤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人或貴于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稅人之稅。愼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負劍

負劍辟咡召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傍。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傍。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紟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婚禮。主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紟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嚃羹喔炙

嚃、他荅切。不嚼菜喔、初怪切。一舉盡臠也。

削瓜士薑之

薑、說文。瓜當也。蒼詰。爪鼻也。疏謂脫葉處。薑者。去薑也。按去薑而曰薑。猶治亂曰亂。去髮曰髮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

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佛音倍戾之倍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不佛按字人以一弗从兩矢弦以兩弓从一矢其戾可知梁武帝改作佛字經史因之宋子京於國語音義正之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家矣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六經無騎字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皐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驂乘爲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

倫矣。

君子忘物

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我。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於身。永嘉周恭叔曰。可移以解易艮卦。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潰（今按禮記。死寇在潰後。）列言天子諸侯大夫之死。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死降落。牛馬之死深潰。如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予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堲周

夏后氏以堲周送終。唐韵。火熟曰堲。音卿。又經史難字作子栗切。

華而皖

皖、華板切。說者以皖爲刮節目。又目明貌。孫炎曰。皖、漆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武王曰。紂辟遠其子。愛近姑與息。（又姑息一字。姑、姁母也。息、頑童也。）

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王制。遂據以爲例。亦固矣。

從先大夫於九京

京、古原字。今俗訛作京。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一有本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衞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衞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愼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愼作五經異義。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

知城市事。湯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元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合之五十萬。盡王制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傍矣。漢儒之固陋若此。譬猶舞文胥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坐祖也。異哉。

犆

犆特駕二音。天子犆礿。音特。義亦特也。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義則緣也。

令月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是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蟆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闇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壬癸
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左个

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按卽今之捲逢。

始字

桃始華。蟬始鳴。水始冰。地始凍。始皆音試。林閭翁曰。始、試也。按宋人詞。褪粉梅稍。試花桃樹。是也。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荊吹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蛟。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尙虛文、而許眞君之事反取疑於拘拘者矣。

鴻鴈四候

鴻鴈有四候。鴻鴈之爲。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

說出晉干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鶪鳴

月令。鶪鳴不鳴。禮引詩又作盍旦。注。渴旦鳥夜鳴急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鷄。多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鴲鳴。又作鶪鳴。蓋自皐省爲干。故鶪或作鴲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鷃。厈省爲干。故鶪或爲鴲。皆古鴈字也。然則鶪鳴字正當作鶪。省作鴲作鶪。非鶪乃鷃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蟲啼渴旦。涼葉墜相思。

歷與夏小正元雉入歷於淮爲蜃互看

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於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死而螺蚌蕉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厭音畫縮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蜃。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荔挺出

鄭元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元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元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水澤腹堅　月令十二月候　東風解凍　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冰。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舍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五祀

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曾子問

晉灼讀曾參參字作宋昌驂乘之參。與子輿義合。

祝聲三

注。祝爲噫歎之聲。噫是歎恨之聲。歎者。欲其歎饗之義也。又曰。噫歎卽皐也。愼按。噫非歎恨。乃防其噎。如今小兒食時乳母嗽聲。

文王之爲世子止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止　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衞孔悝之鼎銘曰止　此衞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止　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見。賈誼治安策。陳二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末皆綴

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世子不可不愼也。摠其義也。衞孔悝鼎銘及子貢問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屬辭也。

師保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文甚明暢。

忠恕

朱子云。體信是忠。達順是恕。然履信思順。學者之忠恕也。體信達順。聖人之忠恕也。四時信行。五氣順布。天地之忠恕也。

獝狜

鳥不獝。獝、況必反。鳥見人驚飛也。獸不狜。狜、況越反。注作許月反。獸見人驚走也。

竹箭

徐鍇說文系傳作箭。又作楾。古文箭晉同音。鄭元周禮注云。箭字古書皆作晉。易曰。晉、進也。薦紳作縉紳。

是其證也。

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匡。注與恇同。恐也、愼按匡音慌。管子有大匡小匡。皆言救荒之事。字書作匡攘。蓋匡張攘亂。今俗猶有此言。

繁纓五就

注曰。一就、言五色一匝。蓋色至於五而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之成歟。

金爲賜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賜。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釋文。賜、音暘。按。暘與賜字別。

犧尊

孔穎達疏。犧、音莎。音波。皆失之。楊簡曰。楚東呼牛之大者曰沙。孔不知引。

有事於惡池

惡池、北方河名。音烏沱。秦詛楚文作亞駝。駝、徒何切。徐鍇曰。江別流爲沱。沱沼同。此別作池。非。○說文。今之蹉跎字作差池。楚詞。與汝沐兮咸池。晞予髮兮陽之阿。楊雄賦。靖冥之館。以臨璸池。灌以岐梁。隘以江河。

滹沱

說文引詩作滤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滹池。秦詛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滤沱。周禮作虖池。史記作嘑池。山海經作灉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

配林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公羊作蓖林。

月表

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邱。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卽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所以交於旦明

旦。註作神字。義同。古文辰亦作旦。旦。日从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昏。昏。古昏字也。故旦明卽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孔子與於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一則傷之。一則美之。今按

是賓禮。

郊社

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斂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唯爲社

爲社事單出里。單殫同。盡也。每家盡一人。田國人畢作。田獵皆行。無留家者。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

圜邱方澤郊之祭也注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年不順成

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

煙蕭

凡祭。灌鬯求諸陰。煙蕭求諸陽。○煙、而悅切。義與爇同。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獲禾報社。辟、讀爲弭。謂弭盜兵遠罪疾也。由、用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愼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於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端行願露

願、古本作靈。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傅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

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矣。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進饑進羞

沐而飲酒曰饑。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盈氣也。俗諺云饑梳頭。飽洗澡。

自少而多自質而文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自少而多也。俎、有虞氏以梡。四足而已。夏后氏以嶡。足有橫擴。殷以椇。曲撓之也。周以房俎。足下有跗。自質而文也。

拚席不以蹙

蹙、掃地帚也。若帚。席上不得用掃地帚也。席上用幨帚。幨、一作幰。

毋拔來毋報往

拔、急走而去也。報、急走而歸也。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其進銳者其退速。喜于有爲者不能持久也。報音赴。

蛾子時術之

蛾子時時學衙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問學而成大道也。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音秖。博依、卽今俗云淵藪。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天地訢合

訢、讀爲熹。朱子注參同契、隱其姓名爲鄒訢。蓋取諸此。

煦嫗

氣曰煦。體曰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漢書后土富媼。亦此義。○父母之于子亦然。左傳作奧休字。或作燠咻。亦同。

天高地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下、音蝦。殊、音賒。化、同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鯉首

天子之射。以鯉首爲節。注。鯉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燕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若獲寧侯。爲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鯉首之詩。元未亡也。

其轄有棘

輖、音茜。棧、音剗。喪車也。輖之傍有物棧垂。象轡中邊棧。

輲車

輲、讀爲輇。音與船同。○莊子。輇才諷說。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

振容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池以竹爲之。象生前車式。振容者。其池繫揄紲于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大夫去振容。士去魚。

柳池

柳、讀作霤。象生時中霤也。

祭義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段文極波瀾頓挫。闡明奇奧。可以貫復。

蜡臘二祭不同

蜡音子豫切。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字從獵省。蜡、享農功之畢。故字從蜡省。臘、於廟。蜡、於郊。

不可方物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圮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幃帨而匹偶之。瀆甚矣。不可方物孰是愈焉。

經解

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道之變也。

終始相巡

巡、音汛。皇極內篇。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卽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言未有家族衆盛而不亂者。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相彼盍旦尙猶患之

盍、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人惡之者。爲其亂晝夜也。○月令作鵙旦。鹽鐵論作鴟旦。字書作鵙鳴。又

作渴旦。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儳焉如不終日

儳、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不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愼按。儳焉如不終日。卽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儳焉日有孳孳可也。儳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

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議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爲今文尙書。孔壁中出。衞賈馬所注。爲古文尙書。此周字、古文爲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爲勸。皆字體相涉。古今錯亂。此文王爲寧王。亦義相涉也。今禮記及古文尙書幷今博士議。而古文周田爲割申。其字近于義理。割之爲言蓋也。謂蓋申勸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問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格之上下可以運肘

格、本一作略。音各。腋也。○今俗云格脂窩。○深衣。

執笋

音煩。又皮彥切。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粟腶脩之類。

孚尹

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𡈽。尹、讀爲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澔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甚矣陳澔之不通文理也。

又

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驎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升菴經說卷十

格物致知以下大學中庸

大學格物致知之傳亡。今人不知格物爲何解。朱子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此添字太多。乃成其句。若止云至物。成何句法。愚謂格者。扞格之謂。物者。物欲也。人生十五入大學。正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之時。必扞其外誘。全其眞純。禮記云。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格物之實也。樂記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應物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故必格其物欲之誘。而吾心明德之知可致。以此言之。則易之所謂懲忿窒欲。皆始入大學之事。吾黨之士。試以吾言平心易氣思之。○三國志郤原以清議格物。和洽奏議云。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唐書房元齡不以已長格物。皆謂扞格之義。意者古訓元只如此。○朱子補此章。自云竊取程子之意。按伊川云。事不患不能知。只患不見自己。其言甚簡奧。卽所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也。蓋人之爲物。欲所迷。以身從之。不知已爲何物。若去其物欲。則荀子所謂天聰天明。自然而生。以此致知。何知不致。以此窮理。何理不窮。若曰卽物窮理。則入於支離。差毫毛而失千里矣。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意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物格也

心廣體胖

胖說文半體肉也崑山魏子材曰此說於義無當蓋字之訛也俗書偏傍舟肉俱作月胖从舟半讀若般般同言動容周旋中禮也按魏說最是賈誼新書容經篇云旋如濯絲跰旋之容也跰與胖通般旋也與朱子安舒之說相合又俗謂體肥曰胖心廣而體肥卽子夏戰勝故肥之說也說文之義亦通

忿懥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愼按朱子平日與人論辨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于聞呂子約之死歎曰子約竟齎了許多鬱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劘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上下左右前後

大學論絜矩之道曰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朦朧其說不知爲何等人也有問於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卽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爲于前後將何述莫爲于後雖美弗彰論幹蠱曰克蓋前愆論傅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而何

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柰何去之。婦死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卽中庸之自責自脩也。子臣弟友五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悖出悖入

非辭競譖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自毆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孟獻子。孔子稱其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

中庸

中庸之存。賴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顒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表而出之。不待宋儒矣。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爲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鄭元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生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極也。他經往往指爲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

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極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用致夫人。七十而致仕。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今人謂招致者。亦取意也。

罟擭陷穽

罟擭。以罟爲擭而掛之。陷穽。爲穽如井以陷。罟擭以扃縮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穽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也。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

鳶飛魚躍

陳白沙詩曰。君若問鳶魚。鳶魚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香山益菴陳夢祥辯之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耶。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則行必有恆。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以實爲虛幻。以有爲僞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嗚呼。陳公此言。鑿鑿乎聖賢之眞傳。不待曲說傍喻而切於日用。是眞知道明理之學也。近日講理學者多諱言之。惟整

菴羅公與之相合而未相聞也陳公仕爲雲南副使有才幹尙氣節裁抑鎭守太監錢能爲其中傷去官滇人至今思之其出處之正學問之純如此而人罕知憑虛者易高而撫實者反下翼飛者騰譽而特立者蔑聞是可慨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腳根之機活鱍鱍又云圓陀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鳶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錄伊川教人多以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焞嘗問莫只是順理否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人點頭嗚呼和靖親炙伊川其言若此蓋恐俗語誤後人可謂不阿所好矣朱子乃以入章句所見何其不同邪余嘗評之曰說文之解字爾雅之訓詁上以解經下以修辭豈不正大簡易哉世之有說文爾雅猶中原人之正音也外此則侏儒之夷言商賈之市語漢唐以下解經率用說文爾雅匪惟解經爲然也鳩摩羅什以漢語譯梵書亦用說文爾雅可見二書可通行百世矣至宋時僧徒陋劣乃作語錄儒者亦學僧家作語錄正猶以夷音市語而變中原正音或一方之語不可通於他方一時之言不可施於後世如喫緊、活潑、鞭辟近裡今不知爲何語欲求易曉反爲難知本欲明經適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簡以打乖筋斗入詩章以閉眉合眼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說道理之談辭達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

樂爾妻帑

帑、注子孫也。古者謂子孫爲帑。左傳。荀伯送其帑。又鳥帑。注南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皆以帑爲言。按今帑轉作倘音。金幣所藏也。有不呼倘藏而呼奴藏者。人爭以不識字笑之。不知帑正古音也。

鬼神爲德

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齋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爲言也。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遊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愚嘗言。解書如治病。須對證下藥。藥如對證。牛溲馬渤亦能奏功。藥不對證。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視聽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眞不見不聞也。見不超色。雖見而似不見。聽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汩沒于聲色之中者。謂之聾瞶。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修其祖廟

鄭元註。修、謂掃糞。糞、勿連切。亦作拚。曲禮。爲長者糞之。魯連子。堂上不糞除。則郊草不瞻芸。

何邵公述古薦禮文

春祠。薦尙韭卵。夏禴。薦尙麥魚。秋嘗。薦尙黍肫。冬烝。薦尙稻鴈。此所謂薦其時食也。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祭于室。求之于幽。祭于堂。求之于明。祭于祊。求之于遠。皆孝子博求之義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等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

昭穆

昭、當作佋。今借。

其如示諸掌乎

鄭元註。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在掌中。易爲力者。與荀子示諸掌括義同。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方小而策大也。方、木版也。策、編簡也。簡是一片版。策、衆簡相連

也。

柔遠能邇

能。注。猶伽也。孔穎達曰。欲安遠方。當先順伽其近。徐仙民曰。伽字字書未見。按廣雅曰。如音如庶切。善也。均也。字不同而音義近。其義亡。難見也。

升菴經說卷十一

周禮素問以下周禮儀禮

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朱子從而衍之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之至薰蒸洋溢。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然後周官法度可行。邱文莊曰。如此。竊恐天地混沌終無可行之日矣。愼又觀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變理。始可用。噫。素問亦如周禮矣。必待上有堯舜之化。下之人體實氣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閻棺無用素問之日矣。所言何其迂哉。

三農

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元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鄭元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九穀。故鄭元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愼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鄭司農杜撰。而鄭元原農隰農何所本乎。大抵宋以前解經者。專門守陋。作左傳正義。力附杜預。而巧排服虔、劉歆。作周禮疏者。專取鄭元。而攻擊杜子春與鄭興、鄭衆。宋以後。則學者知有朱子。而漢唐諸儒皆廢。雖朱子所尊之周及程張。亦不知從矣。是可歎也。

甲蒲胡

醢人。掌取互物。注互有甲莆胡。龜鼈之屬也。莆、莫于切。

又

醢人。共麋臡蚔。麋、薄階切。蜾蠃也。今京師云麋脂。滇南曰銀麋。

腊人（一本作脯腊膴胖）

腊人。掌乾肉脯腊膴胖之事。薄切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修。腊、乾肉。若今涼州烏翅。膴、凶武切。胖、普半切。肉大臠也。

醫師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使醫分而治之。疕、方鄙切。頭禿也。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故分之。

二曰醫

酒正。辨四飲之物。二曰醫。醫、音倚。或作醷。和體酏爲飲也。鄭司農說。內則漿水醷。音俱相近。文字不同。記者各異耳。

大酋

大酋、酒官之長。月令。大酋監之。說文。酋、繹酒也。酋音獠。南中夷人有酋長。羣夷有酒。必先酌之。謂之把盞。亦猶中國之祭泲也。

醴

籩人職曰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熬麥也楊倞云麥之牙蘖也至脆弱音與豐同按麷从豐與醴酒之豐義同荀子富國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言薄弱也說文从豐恐非

膴鮑魚鱐

籩人膴鮑魚鱐注鮑者於糒室中糗乾之出江淮間糒皮逼切糒土爲室也

鹽鹽

鹽苦也周禮鹽人今按本文掌鹽之政令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苦鹽謂不鍊治也說文鹽河東鹽池詩采薇註鹽不堅固也鵅羽注不攻緻曰鹽蓋海鹽鍊治成鹽久而難壞池鹽出水即成而易壞故有不堅固不攻緻之喻

溜水涑橐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桓再重鄭司農云故書桓作柜受溜水涑橐者也據此似今之灑塵噴壺又杜子春謂爲行馬即今之鹿角

六尙

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尙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尙書音常則尙衣尙食尙方皆宜用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羣妃御見

鄭元注周禮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

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此言何其迂且譎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于王當其朔與晦爾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爲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朽矣況古者人君圓邱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緐動輒三日齋七日戒而可以無夕不御女乎是齊高緯金海陵之所不爲而謂聖世有此制乎鄭元釋經往往難信如此

陰事陰令

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妃御見之事、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簿則其來古矣

履絇

黃繐青句今文作絇註絇、謂拘著舄履鼻在屨頭用繒一寸屈爲之以受穿貫張正見履賦采絇繡繐寶屧香綦宋詞有戀絇鳳繐之句繐、細縧也履縫中緣按絇、古云鞋鼻今之鞋結是其遺像繐則俗云鎖線也

紃紉

封人共其楅衡置其紃紃著牛鼻繩字从豕以豕爲聲本一作紉杜子春云楅衡如桷狀漢時有施于犬

上者名椵音加今同闕筒

周禮三德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惡逆鄭元曰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兼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孔穎達曰周禮有至德敏德孝德老子亦有三等之德案老子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河上公云謂經術政教之道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當以無爲養物無事養民含光藏曜滅跡匿端不可稱以道又案道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河上公注云上德大古無名號之君德有無上故言上德不德言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其德不見故言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又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注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不失德以其德見其功稱是以謂之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注云道衰德化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忿爭明義衰而聘行玉帛又案握河紀堯曰皇道帝德非朕所事又中候義明云洞五九禮閟郵注云閟止郵過言五帝後洞三王之世其至各九百歲當以禮止過也案此諸文言之此至德覆幬持載含容之德同於天地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德爲一物皆是燧皇已上無名號之君所行故河上公云上德無名號之君所行者此敏德則老子云可道之道非常道下德不失德之德亦一也故河上公云政教經有名號之君所行以其三皇五帝爲政皆須仁義順時故鄭云敏德仁義順時也若然老子云失道而

有德。失德而有仁者。是三皇行可道之道。五帝行下德不失德之德。卽堯云皇道帝德。亦謂此道德。於此經同爲敏德也。其三王同行孝德爾。老子又云。失德而有仁。失仁而有義。失義而有禮。禮專據三王之時。故云洞五九。禮閎郵。若然。仁義在禮前德後。則五帝與三王俱有仁義。故禮記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是以仁義關在五帝三王之間者也。若然。禮記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謂不行今之法。全行古之道。故非之也。

質劑

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世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嫁殤

曹操幼子若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爲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于飛升天

雲中之俗。女子與男。低幃昵愛。雖經雙斃。二族厚糈綵繒葬之。椎牛享祭。擇峻領。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棚。遷尸于上。曰于飛升天也。

英簜

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篹輔之。杜子春云。篹、當爲緧。謂以函器盛節之英篹。若畫函也。

哨堡

稍人。掌師田行役之事。稍音哨。今邊隅之哨堡字當从稍。

化土法

草人。掌化土之法。凡糞種。騂剛用牛。以牛骨爲糞。赤緹羊。墳壤麋壤、古作坟。渴澤鹿。鹹瀉狟。狟獾同。勃壤狐。勃壤、土之粉解者。埴壚豕。埴壚、土之粘疏者。諺云。晴則如刀。雨則如膏。是粘疏也。彊檗用黄。輕脆用犬。檗、麤堅也。脆、輕脆也。脆、錯鬼切。

蠶瘴

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鄭元曰。地慝、若障古。賈公彥云。障卽瘴氣。古卽古毒。人所爲也。國語。宵靜女德。以伏蠱慝。

王崩大肆以秬鬯溯

大肆、大浴也。溯、米汁也。秬鬯汁以浴尸也。杜子春讀溯爲泝。釋文。亡婢切。

祼事用概

槩、古愛反。概是橫概之義。黑漆爲尊。以朱帶絡腹。

廣用修

瓶人爲瓦甋。廣用修注修讀爲卣。卣中尊也。禮象以薦罍。則謂之同。以薦酒。則謂之修。荀子修爵無算。

司尊彝

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獻、鄭讀爲儀。謂威儀多也。杜讀爲涉。醴齊縮酌。縮、杜讀爲數。盎齊涗酌。涗、音退。又音雪。拭勺而酌也。凡酒修酌。修、讀爲滌。與今注不同。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

棘、音允。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爲導引之引。

典同

凡聲。高聲磬。磬、杜子春讀爲鏗。正聲緩。正者。不高不下。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遠聲贏。徵聲繇。繇、先鄭讀爲謠。謠鶩之謠、後鄭讀爲飛鉤。謠之謠、聲小不成也。按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涅謠使之不語。回聲衍。侈聲筰。侅聲鬱。薄聲靁。厚聲石。十二聲皆鍾之病。故使之齊量焉。

觭夢

大卜二曰觭夢。杜子春作奇偉之奇。鄭元謂掎角之掎。海篇注得也。

衍祭　擩祭

大祝二曰衍祭。衍音延。又曰。羨之道中。如易衍在中也之衍。六曰擩祭。擩、杜子春讀爲虞芮之芮。以肝肺菹擩鹽醢中以祭。又而泉反。而劣切。而誰切。蓋四音也。

振動

大祝。辨九拜。四曰振動。鄭大夫云。動爲董。振動、兩手相擊也。今俊倭仝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

斂禽裯牲

裯、杜子春讀爲既伯既禱之禱。鄭元讀爲伏誅之誅。

蕃伾同字

居幹之道。蕃栗不迪。沈重讀蕃爲悉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蕃蚤不齲。注。蕃、謂輻入轂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蕃。聲如棫。博立枎棊亦爲蕃。蕃蓋借字。今文作剸、又作傳。史記。不敢剸刀於公腹。管子。春有以事耕。夏有以伾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爲伾。管子又謂、戰士曰伾戟之寶。

古歲作岁

千寶周禮注。中氣而謂之歲。朔氣而謂之年。故古歲字作岁。从一而而倒之。周一遭也。

然複髮飾巾車

然、果然也。複車覆軨髮、故書作軟。音次。以黍飾車也。亦讀爲黍垸之黍。

茇舍

大司馬。中夏教茇舍。茇、讀如萊沛之沛。王制沮澤注。沮謂萊沛。有水草之地

中冬教大閱

古者軍將蓋營治于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也。愼按。此後世教場之始。

量人

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抉拾

繕人。掌詔王射。掌用弓弩矢服矰弋抉拾。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或謂抉引弦。彄也。謂韝扞也。劉云。彄、彏字之異者。

五兵

司兵。掌五兵。按司馬法。弓矢圉。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茀矢

司弓矢。茀矢用諸弋射。按結繳爲射曰茀矢。茀之爲言剕也。可以弋飛鳥剕羅之也。

華離

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侘傺之侘。正之使不侘邪離絕。按。侘、吉竈切。侘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卽俗書歪字。又按。當是乖字。與華字相譌耳。

刲珥

士師。凡刲珥。則奉大牲。刲、音機。珥、讀作衈。毛曰刲。雞曰衈。

屋誅

秋官有屋誅之文。鄭元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元昏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轠互

野廬。掌道路之舟車轠互。敘而行之。謂車有轘轅抵閣。舟有砥柱相觸。

蜡氏條狼氏翟氏

蜡、清預反。經蜡氏掌除骴。蓋骨肉腐盾。蠅蚋所蜡也。條音滌。不蠲之物。狼籍道上。則滌除之。翟翅同。掌攻猛鳥。

條狼氏

劉歆遂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于條狼氏。夫刑不上大夫。焉有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此夷狄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歆其可勝誅乎。

赤友

赤友氏注。猶言掃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按拔、除去也。自埋、逃匿墻屋中。

夜覺

司寤氏。主夜覺者。疏云。人之寐臥恆在寢。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爲夜覺也。近正德庚辰。寧邸宸濠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發夢顛。或至江棹船。行數十里。知爲夢也。而後返。宸濠舉事次夜。一軍皆然。宸濠亦自知不祥矣。南昌人謂之陣亡發。其事既異。其名又異。史傳所未有也。獨周官有之。乃知聖人預防而禁之。恐行軍出師。驚衆敗事。其慮豈不遠哉。

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考工記

鄭元考工記酋矛注云。酋夷皆發語聲。夷爲長。故開口引聲而言。酋爲短。故合口促聲而言之也。酋夷即夷酋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亦此意也。開口合口。即後世切韻之法。由此觀之。切韻中國元有之。不始于胡僧明矣。○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酋近夷長矣。

欲其幬之廉也

幬、幠轂之車也。幬音疇。又音濤。一音特株反。或一音蹈。

察其菑蚤不齲則輪雖敝不匡

菑謂輻入轂中者也。菑與瓜不相侮。乃後輪敝盡不匡刺也。○菑、讀如雜廁之廁。謂建輻也。泰山平原語。立物于地爲菑。字正作剚。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齲。五栖反。一音隅。

綪其牛後

先鄭云。關東謂紂爲綪。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爲鞦。或謂之曲綸。自關而西爲紂。

良輈環瀇

瀇、音瀇酒之瀇。環、謂漆沂鄂如環。〇沂鄂如環。古琴梅花斷紋也。

衣之欲其無齝也

衣、言甲也。齒不齊曰齝。戶界反。

韗人爲皐陶

韗、書或爲鞠。皐鞠、□□鼓木也。今曰鼓腔。〇韗、況萬反。與檀同音。衆音運。

皖氏溧絲

皖音莊。溧音練。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湆。奴禾反。

蛟龍畏櫹一作以櫹

皖氏以櫹爲灰。櫹、卽今川楝子也。一名金鈴子。一名石茱萸。獺豕食之。蛟龍畏之。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海篇。珽、玉名。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終葵、椎也。杼、紖也。〇相玉書、珽玉六寸明白照。

鍾旌卽終葵

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金石錄。晉宋人名以終葵爲名。其後訛爲鍾旌。俗畫一神像帖於門。手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說鍾旌能啖鬼。畫士又作鍾旌元夕出遊

圖。又作鍾旘嫁妹圖。訛之又訛矣。文人又戲作鍾旘傳。言鍾旘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尤爲無稽。按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旘畫表。先於開元久矣。亦如石敢當本急就章中虛擬人名。本無其人也。俗立石於門。書泰山石敢當。文人亦作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昧者相傳。久之便謂眞有其人矣。嗚呼。不觀考工記。不知鍾旘之訛。不觀急就章。不知石敢當之誕。亦考古之一事也。○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旘二十枚。未知鍾旘得號之由也。愼又按。硯以鍾旘名。卽考工記終葵大圭之義。蓋硯形如大圭爾。蘇公豈不讀考工記者。蓋亦未之審思精考乎。

柳與櫛同

周禮考工記有柳人雕人。注。柳、莊密反。釋文引左傳。使婢子執巾櫛。證櫛柳是一也。櫛、梳也。廣雅曰。梳、櫛也。詩其比如櫛。史大禹櫛風沐雨。則柳之來古矣。但梳以木爲之。柳字又从竹。複矣。當从考工記作柳爲是。

旘人

旘人爲篚。注。陶人爲瓦模。圜轉以成坯。瓦器之模。物物相似。若相倣然。因名旘。方往切。音倣。易云。範圍天地之化。喻造化之循環無端。若瓦模也。董仲舒云。若泥之在鈞。鈞卽旘也。杜詩。一氣轉鴻鈞。謂造化也。其曰鴻鈞者。造化乃洪大之鈞。非泥鈞也。猶老子云元牝。乃元妙之牝。非牝牡之牝也。○一本旘、倣作器物物相倣如一也。

凡陶瓬之事髻墾薛破裂不入市

髻、音刖。器之欹邪如人刖足也。墾、頓傷也。置之于地而狠、則傷也。薛、音擘。暴墳起不堅緻也。

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蝠

彈。如彈丸之彈。蝠、如井中蝠蟲之蝠。

轂兵

可以轂打人。故曰轂兵。古字只作轂。有殳則可證矣。今文加手作擊。

積竹

凡爲殳。周禮注。殳、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桱欑也。毛詩竹桱。史棘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卽今之攢竹法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

昵、故書或爲膩。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劕劕、黏也。○今按。說文。劕作黏。从日。不從刃。膩又作膩。呂忱云。膏敗也。若今日頭髮有脂膏則謂之膩。膩亦黏。

引之中參維角堂之

堂、直庚反。讀如掌距之掌、車掌之掌。○釋云。掌距、取其正也。車掌之掌、車騎之木亦取正也。秦人長城謳。蔡琰悲憤詩。皆用掌字。今俗作撐。从兩手。非也。

升菴經說卷十二

青絢繶純

絢、其于反。絢之爲言拘也。以爲行戒。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〇紃音旬。純音衮。今云衮邊。

兩甒有禁

禁、酒架也。名之爲禁。因爲酒戒也。

昏禮曲顧

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卽詩所謂韓侯顧之是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于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竈裝之盛橐。睨媵御之冶容矣。

序則物當楝堂則物當楣

物、射之旌也。正中曰楝。次曰楣。前曰庪。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網揚觸梱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

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網。其邪制射舌之角爲維。或曰維當爲綃。揚觸、謂矢揚而中侯也。梱復、謂不著而還復中也。

須臾

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矣。是也。臾字从申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賄在聘于賄

于、讀作爲。言當視賓之禮而爲之財也。

乃斂尸俎

斂、音尋。一作燖。温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儀禮逸經

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之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附之漠然者乎。噫。

玉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蔓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氾。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

尙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周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但大戴禮之文奇之又奇必老於文墨之處士也

女匽

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山海經帝俊妻是生十日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祠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獨云二女而禮乃有三妃之文或謂女匽與皇英爲三未知是否俊卽古舜字

正月以下夏小正

春正月戴德傳作正月金履祥如春字不知何義今兩存之

起蟄

愼按月令二月蟄蟲咸動戶疏云蟄蟲晚者二月始出故云咸動則正月已動矣

時有俊風

戴氏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愼按春秋內傳冰以風壯而以風出不聞曰南風以南訓俊惟戴氏爲然月令東風解冰復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凍南風時有之非恆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有南風以爲大熟其相傳也久也

初服于公田

愼按。孟子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今云云。戴氏解言先服于公田。而後服其私田也。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戴氏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楊愼曰。按此言春節也。晉董巴曰。顓帝歷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月正月初昏云云。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

柳梯

戴氏曰。矢也。金履祥曰。始綻如梯也。愼按。易。枯楊生梯。江根也。榮於下者也。

梅杏杝桃則華

時訓曰。桃不華。是爲陽否。愼按。逸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月令。始雨水。桃始華。

二月往耨黍

金氏曰。耨、復種也。愼按。尚書考靈運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黍。與此不同。蓋緯候之書。出於漢代。與古或不合也。今南北地宜亦有早晚不同。

綏多士女

戴氏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金氏曰。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愼按。月令。中春之月。會男女。周官。中春。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與此同。蓋陰陽交合。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取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荀卿。霜降逐女。冰泮殺止。進乖小正。退遠周禮。豈當時不能守法。或以男女及時盛年。不得限以日月歟。觀春秋書逆女。四時無譏文。可見矣。

丁亥萬用入學

戴氏曰。萬、干戚舞也。學、大學。謂今時吉日大舍采也。金氏曰。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有丁亥。豈或以干取丁。以支亥取亥歟。愼按。詩疏云。萬爲舞名者。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象之。今小正已有萬舞之說。則不起于周也。可見況虎賁三千人。已有經典可據。則詩疏謬矣。

有鳴倉庚

註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金氏曰。黃鸝也。按釋鳥。與註同。郭璞云。卽黎黃也。李邵曰。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博黍。今之布穀也。布博聲相近。謂之博黍。以聲呼之。此鳥當名博穀。

蟄則鳴

戴氏曰。蟄則鳴。天螻也。按說文。螻一曰穀。穀音斛。穀。今按古今注。螻蛄一名天螻。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

鳴札四月

戴氏曰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愼按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蝭

取荼莠幽

戴氏曰以爲君荼金氏曰荼苦也爾雅疏曰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卽今苦蕒也莠當作秀卽呂令苦菜秀愼按戴氏本取荼莠幽爲句而傳不解幽字之義金本以取荼莠爲句而幽作一句不知何見何據注却云戴傳連莠幽爲句又云必有闕文卒無定說不如從戴本且闕疑也又按王本關本無幽字

乃衣瓜五月

戴注始食瓜金氏曰舊注作乃衣試新衣也愼按戴本關本王本俱作乃瓜無衣字觀戴傳亦止解作食瓜義不知金氏何據添衣字且五月新衣不合時宜而衣瓜亦不成文

啓灌藍蔆

戴氏啓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取以爲闕蔆取爲麵愼按月令仲夏令民勿刈藍始可別今時亦七月始刈之則啓別之說爲是

鳩爲鷹唐蜩鳴

愼按爾雅當作螗蜩螳也一名蜋蜩字林蜩作嘹良蜩蟬聲清長者唐蜩則今嘹也

煮梅

戴氏曰爲豆實也愼按古者飲食之用梅猶今之必用醋也

鷹始摯六月

戴氏曰。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括也。金氏。始攫搏也。月令。鷹乃學習。於時二陰既起。物感陰氣。乃有殺心。按鄭志。焦氏問曰。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六月何言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

猩子鼯肆七月

戴氏曰。肆、遂。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愼按字林。猩、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丹鳥羞白鳥八月

戴氏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也。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盡食也。孔氏。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丹鳥以白鳥爲珍羞。皇氏以丹良爲螢火。爾雅郭氏釋皆不云。駱賓王亦以丹鳥爲螢火。愼按左傳。丹鳥氏、司閉者也。註以爲鷩雉。疑卽是歟。羞白鳥、不敢強解。

遰鴻雁音遞九月遰

戴氏曰。遰、往也。月令。鴻雁來。愼按。舊說。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卽北。寒則卽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計千百。飛有先後行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於其來則曰鄉。去則曰遰。謹記之。重之也。周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焉。

陟元鳥蟄

戴氏曰。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金氏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陟。其去也書蟄。貴之也。愼按。左傳。梨子曰。少昊元鳥氏司分。以春分至而秋分歸也。方氏曰。元鳥至于中。歸于中。劉氏雜錄云。世言燕秋社乃去。渡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關河岸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郄鑒爲袁州鎮。鄱山百姓饑餓。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耳。月令仲秋。元鳥歸。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蓋他物之蟄。近在本處。元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辟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也。據此。則渡海之說妄矣。

雉入於淮爲蜃十月

金氏曰。蜃、大蛤。月令。雉入大水爲蜃。注。大水、淮也。蜃、蛟屬。晉語亦曰。雉入于淮爲蜃。此時蓋化飛物爲潛物也。不言化而言爲者。雉化爲蜃。蜃不復爲雉也。愼按。他書言蜃形似虵而大。腰以下鱗盡。遂有耳有角。髮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霞。高鳥俛飛。就之以息。輒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海傍人常見之。得其脂爲燭。香聞百步。烟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如是說。又與大蛤之說異。埤雅曰。雉與虵交生蜃。

納卵蒜

十二月。納卵蒜。卵音殼。戴氏曰。蒜本如卵者也。納者。之君也。按。南方有沙蒜。其形近男牡。即卵蒜也。今按。古今注。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攙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亦謂之大蒜。寧

波有淡菜。其形不典。一名殼菜。亦以形近牝名香嚴音曰卵。依殼而生。故曰殼。

升菴經說卷十三

無友不如己者以下論語

或問。必擇勝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曰。人之稟有薄厚也。學有先後也。不可槩以齊。不可強以躋。而志趣則不可不高。進爲則不可不力也。若有人焉。志浮於稟。學倍其功。雖稍不如己。固益友。當近也。何也。可與共適道也。若夫志不上達。力也中畫。雖或勝己。固損友。當遠也。何也。難與並爲仁也。此固夫子言外意也。論語載孔子他日之言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方覆一簣。進。吾往也。荀子載孔子之言曰。如垤而進者。吾與之。如邱而止者。吾已矣。聖人豈以爲垤勝邱哉。貴進而惡止也。知斯說者。知取友矣。

徵字音說

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定保音義同。莊子。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垝謂之坫

爾雅曰。垝謂之坫。注。垝、堂隅坫、端。疏。坫者。堂角也。一名垝。又曰坫。名見於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會有反坫。此三者在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

云。設樽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則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坫在堂角。然則堂之東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故郭云在堂隅坫端也。說文。坫、屏也。垝、垣也。引詩。乘彼垝垣。諸經音義。坫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坫者、以土爲之。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庋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卿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北陳。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受幸玉。而不康之于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汲冢書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繹如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繹於繹如也。說文。繹、引繒也。即抽絲也。如引繒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易曰。君子以經綸。經引之。即今織之絙絲也。綸理之。即今織之刷絲也。絙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宗杲問南軒如何是一貫。南軒曰。未與爾說一貫。且道如何是忠恕。宗杲歎服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子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左傳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彼則懼而協以謀我。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莊子云。吾喪我。又曰。吾無糧。我無食。

季文子三思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描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孫宏之布被、王莽之謙恭也。然則小廉乃大不忠之節乎。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則以三思稱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眞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牀琴於淺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爲境之逆而樂之眞耳。豈人所易及哉。

奔而殿

殿音震。疏引司馬法謀帥篇。乘車大震。倅車屬焉。按。大震。左傳注作大晨。晨亦音震。

不觚

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圓。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圓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用。文選云。上觚稜而柄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歎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又以勢言之。酒觚可削而圓。木簡不可削而圓也。木簡而規圓之。豈不成趕麵杖邪。是以知孔子所歎蓋酒器而非木簡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尙象。以一觚言之。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器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鐫。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

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尙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必在汶上

汶、書作嶓。注在濟南魯北境上。晉書成帝紀。濟嶓太守劉闡降于石勒。○岷山導江。岷亦作嶓。今以岷山爲北嶓。汶上爲南嶓也。餘詳水類。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王符、劉子元、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否謂不合理。不由道。亦淺之乎觀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衞君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也。猶文王之居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塞之否。古者。仕于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衞矣。而又見其小君。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荅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吠其聲矣。

游於藝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

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中算。皆游也。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若如其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之甚矣、且孔子嘗曰。樂則韶舞。又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舜之大聖。其樂盡美。固其所也。而曰不意。非小之乎。譬今有二士、一有文名。一素無積學。有文而登高科。聞者以爲固其所也。素無積學而登高科。人必曰。不意至於如此也。使舜而非聖。則曰不意作樂至此盛。可也。其說病甚矣。按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廷。詫齊也。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弒其君。故孔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而乃篡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

文莫解

文莫吾猶人也。晉卞蘭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陳駿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聲力者、謂之侔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硜硜

古禮容磬折以爲恭。微磬以爲中。故坐以微磬之容。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恭也。曰硜硜然小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禮則勞。（硜古磬字）

六尺之孤

學林云。論語。託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成於樂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塤篪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後漢書引此註曰。立謂立事立功。逸尚書云。立事立功。可以永年。

去喪無所不佩

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問事鬼神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故。人焉廋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廋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至人哉。

諺嗜唁此條見古今諺

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嗟。見文選駐。又作唁。劉勰曰。諺、嗟、唁、同一字。諺者。直語也。麈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弔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說文。殖、脂膏久也。考工記。樴爲膻。又云。凡膻之類不能方。周禮注。今人頭髮有脂膏者。謂之膻。毛詩、予髮曲局。注。膻也。則殖與膻通用。貨殖、謂蓋藏積而不用。如脂膏久而致殖也。今以興生射利者爲殖。蓋借用字耳。後世遂以殖訓生。非也。尚書曰。弗殖貨利。訓之爲生。特不然矣。韓文公李郘墓誌。家無膻財。或作腊財。皆用此義。今人不知。妄作積財。淺矣。

曾蔵

蔵、古文點字。曾蔵、孔子弟子也。蔵、小黑也。故字晳。奚容蔵亦字子晳。公西點亦作蔵。

四子侍坐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晳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曾點、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歸。詠、歌歸、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柝。事又邇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爲沿。非朱人堯舜氣象天地同流之說。又過矣。曾晳、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

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夫子與點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者何如也。三子皆言爲國之事。答問之正也。子路乃率爾以對。先蹈於不辭讓而對之非禮矣。夫子哂之。蓋哂其不遜。非哂爲國也。曾晳是時手方鼓瑟。而心口相與曰。夫子其不悅于爲國乎。又見赤與求之答。夫子無言。竊意夫子必不以仕爲悅矣。故一承點爾何如之問。從容舍瑟而試問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蓋迭探夫子之意也。夫子云。亦各言其志而點乃爲浴沂詠歸之說。蓋迎合之言。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漠之濱。而忽聞曾晳浴沂之言。若有獨契其浮海居夷之志。曲肱飲水之樂。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至於三子出而曾點後。蓋亦自知答問之非正。而蒙夫子之獨與。故歷問之。而夫子歷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二三子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但欲推之過高。而不知陷於談禪。其失豈小哉。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

少必有慈幼之政。非隱居放言亦爲政之事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此言或出於謝上蔡之所錄。非程子之言。亦不可知。縱眞程子之言。吾亦闢之矣。程子之賢。不及孟子。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欲裁正之者。正爲晳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于千載。而虛談大誤于後人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簀之前。悔不改浴沂註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說。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於顏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於行。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植杖、楚狂之徒。非笑譏諷而夫子之轍不回。而佛肸、公山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爲高者耶。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桀溺之忘世。莊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影附。不至於狷狂自恣、放浪無檢不止也。鼓之舞之。流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孫衞之政兄弟也

司馬遷曰。此爲衛出公、魯哀公發也。

硜硜然小人哉

何晏注曰。硜硜猶磽磽也。晉范宏之傳。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一作踁踁。

禹稷躬稼

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蓋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後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

齊桓晉文

趙鵬飛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狥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

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桓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邱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桓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繆楚莊闔閭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鬬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蓋夷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鵰鶚無別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褒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鬬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伏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霸爲賢、味者遂仲秦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溫。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霸。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霸之說也。

桓文譌正

五霸莫大于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盛莫大于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

成之說。殊爲理長。集注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鄭陽曰。此孔子爲哀姜發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邱。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衞。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二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曰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也。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遍。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幾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衞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霸伯同

憲問篇註曰。霸與伯同。長也。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故特爲著之。

陳桓弒君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愼按。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身非主兵。何所爲發。必欲先發。是非司寇而擅殺也。聚衆則逋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二者無一可焉。而曰先發後聞。謬矣。疑者謂胡氏之失耳。詳考胡氏此言。見於春秋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傳。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鄰有弒逆。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可也。蓋指宋陳三國之君移兵以討州吁爲言。而非謂孔子也。若可以先發。孔子當先爲之。不待後人之紛紛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

之業故曰下達。○君子上達。公卿大夫明明求仁義也。小人下達。農工商賈明明求財利也。君子小人。位有不同。上下相須。故皆曰達。若凶人爲不善。不敗則亂。烏能達乎。

高宗梁闇

尙書大傳。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痛也。隱或爲殷。）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闇。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爲何語哉。今之尙書。其爲梁闇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欲強通之。難矣哉。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矣。

無爲而治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張。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莊子曰。無

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史魚尸諫

史魚以尸諫衞靈公。虞世南夢進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册之異聞也。

殷輅

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觀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南史齊志。殷有瑞。因乘鈞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淫聲

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於元枵。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

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修辭而忘躬行也。故云爾。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非也。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卑。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矣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豈不美邪。其言美。言不信。正恐人專美言而忘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然心經六如之偈。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之語錄。去荀孟何遠。猶悟眞篇比於參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友便佞

便、說文引作諞。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後漢杜密傳引此言云云。言善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

用我吾爲東周

明道先生曰。吾其爲東周乎。蓋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伊川先生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二程之言如此。因論曰。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托始于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刪詩。于王風首錄黍離。其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鄘下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

忘西周。故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其在雅之詩也。曰。大東小東。杼軸其空。雪山王氏曰。平王遷于王城。此大東也。敬王避子朝之難。又去王城而入成周。此小東也。東而又東。澤爲東薪而道爲茂草。西方益遠矣。其在論語。則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在中庸。則曰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夢周公。欲行周公之道也。憲章文武。欲舉其政也。其心豈一日而忘西周耶。故公山不狃以費叛。佛肸以中牟叛。孔子皆欲往。究而言之。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子之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輟助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正欲張公室也。佛肸之中牟。亦猶不狃之費矣。或曰。傳者謂與周道于東方。是乎。答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其微旨。若曰。如有用我。吾其肯爲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當是時。東周之臣。如宰咺、家父容悅之臣也。非安社稷者也。萇宏城成周、有安社稷之志者。劉康公、成肅公。有安社稷之功者也。未及乎天民大人也。惟聖人有過化存神之妙。撥亂反正之才。必欲挽東周爲西周也。或曰。不狃、佛肸、皆以叛書。何也。答曰。論語之書。豈孔子自作哉。門人弟子之筆也。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況知宗周乎。仲由、冉求、在四科之列。而爲季氏聚斂。且助之伐顓臾。況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爲功。反以張公室爲罪。其書不狃佛肸之叛。固怪乎。觀書者當求于意外。不然。紙上陳言矣。

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鄉愿

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而鄉愿竊天位。王莽也。

予欲無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予欲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意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自回以下。則顓悟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予欲無言之言。即與回孰愈之問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喙之聞臆之知。測之少照之多。爲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爲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猶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詳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問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靳於再問也。

改火

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此意料之言耳。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色元。象水也。四時平分。而夏乃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宮。而寄王於四時。季夏者。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是其說也。統之則爲四時。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各七十二日。土分王於四時之一。各分十八日。合之亦七十二日。總五行之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也。愼十四五時。先祖留耕公教說如此。且云見宋儒某書。今不能記其爲何書何人也。今按唐李涪刊誤。言四時皆改其火。

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人謂之曰子未可以去乎下惠曰苟與人之異何所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耳韓非子

此與論語所載同一事也。論語所載衍而明。韓非所載簡而峭。朱子言刻薄人善作文字。信然。

耰而不輟

耰而不輟。賈勰曰。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說文。耰、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今之壓田也。○四民月令曰。勞雪令地保澤。

亞飯干適楚

白虎通德論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

陰之始也。

八士姓名

大理葉適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馱。騧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百達卽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季隨

蕭潁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季隨躡遐軌。季隨、卽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季隨隱跡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區別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多見其不知量也

多、一本作祇。本作紱。省作多。周易。無祇悔。荀九家作多。

集註外四種

集註之外。有論語纂訓。先生外兄邱子野所纂。凡十四家。先生作序。○論語要義。文公著。○論語口義。刪錄要義以成之。本之注疏。參之釋文。會之諸儒。聞之師友。得之心思。○語孟集義。亦文公著。今皆不傳。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

此與禮記孔子閒居文同。有物、禮記作者欲。其兆、禮作有開。朱子曰。者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則非美意。則此文當以家語爲正也。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二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竇鶴髮翁。亦縮如嬰孩。此非常理所格也。按今劉杳傳。張仲師長一尺二寸。

升菴經說卷十四

梁惠王遺事以下孟子

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注疏及朱子註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即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于齊。布衣而拘于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

毀字音

孟子。將以毀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毀之以猳豚。周官春官天府。毀寶器。鄭司農皆音徽。

穀觳

孟子。吾不忍其觳觳。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

毅字義兼聲。角字聲兼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斀、鼎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字當作斀餗。斀從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又作斀涑、涑、寒戰疾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一夫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二邑名。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衞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淳于髡云。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豈卽此地與。

賢聖之君六七作

朱子注云。由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愼按。尙書無逸稱殷之賢君曰。其在太戊。其在高宗。其在祖甲。又總之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以祖甲與中宗高宗竝稱。而不言太甲。則祖甲並美二宗而賢於太甲明矣。以祖甲與周文王而並言。則其賢益明矣。朱子稱殷之賢君。獨不及祖甲何哉。余詳考而思。司馬遷作史記。未見古文尙書。乃取國語帝甲亂之一語而衍之。曰祖

甲淫亂。孔安國注尚書。遂以祖甲爲太甲。甚矣安國之愚也。不信經而信史。不信周公而信司馬遷。卽使祖甲爲太甲。無逸之書。何以置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言之至再。其序皆然。周公不如此之顚倒也。朱子不稱祖甲者。蓋亦信史記及孔安國之過也。王伯厚曰。祖甲之賢。與高宗侔。在殷亦當稱宗。特以世數未及祧期而殷亡。故不及祟宗號耳。此說得之。

置郵傳命

置郵傳命。古注。置、驛也。郵、馹也。或問予。驛與馹。置與郵。何分別乎。余曰。考之說文。馹、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馹疾也。置有安置之意。如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意。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子乘馹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馹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馹聘問諸晉。以上馹字見於左傳者四條。皆言速馳之意。後世不達馹字之義。而吏牘俗書又以馹爲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認馹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馹字爲驛。作者之精意隱矣。○漢制。四馬高足爲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爲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馹二字。于文義爲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訓爲驛。若是步遞。字何以從馬乎。

志至氣次

志之所在。氣必至焉。故曰志至氣次。至者。至到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

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爲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辯。亦既曉然矣。今之說者。猶以至次爲甲乙。則公孫丑之問爲是而孟子之言虛矣。

配義與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朱子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近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字卻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文公語錄云。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此說極精。則解配字只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幷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謂高泉之說善矣。張子曰。天地之寒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又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質輔理之美矣。理豈不能救氣之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爲暢如此。嗚呼。是卽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行潦

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之鯉是也。又曰。

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也。

市廛而不征

鄭元曰。市廛而不征。謂物藏於市。不稅之也。古者市廛無征。文王治岐猶然。周官立市廛之政。已非文王之舊矣。孟子蓋不足於周制而欲師文王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于廛而不售者。官爲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不廛者。不久滯于廛也。故曰法而不廛。愼按。此說簡明。大勝今注。

七十而耜

說文引孟子。八十而耜。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耜以治稼穡。鄭司農曰。耜、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耜音助。又周禮。以興鋤利甿。謂起人民令相佐助。又齊民要術引諺云。濕耕澤鋤。不如歸去。

願受一廛而爲氓

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卽今人浮鋪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氓之爲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甿之蚩蚩。

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邱。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楚學奇衺

有爲神農之言許行。自楚之滕。傅休奕云。楚去中國遠。戰國之世奇衺之學。按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漢志注。尸子楚人。蓋與許行後先。故其言如此。易曰。神農氏作。通變不倦。神化宜民。焉有夫負妻戴之理哉。

濕水

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或省作溼。後誤以爲乾溼之溼。而濕又轉爲溼字。淪濟溼而注之海。亦後人妄改也。

勞之來之

勞來皆去聲。來勑同。荅其勤曰勞。撫其至曰來。作平聲非。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測。

盧鹽不昧。方寸之地。億兆兼照者也。若塗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孟子注

孟子注疏。非禮之禮注云。陳貨娶妻而長拜之。西子蒙不潔注云。西施、越之美女。過市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此二事不見於他書。若實者。古今畏內之最也。西施事尤可笑。亦後世搖錢樹之比乎。

周公思兼三王

孟子云。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宋儒注云。或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愚謂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牧民。周公時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在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求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立太平之基可也。蓋三王之治功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

立賢無方

孟子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于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用人。止于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皐陶之子。皐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衞管蔡霍曹郕郜。皆列爲顯

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于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于言。蓋言之必不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間親間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以今言之。國君進賢亦何不得已之有。蓋尊者親者未必賢。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則尊與戚之黨囂然而議。是其時積習使然也。若在今日。則朝釋耒耜。暮登槐袞。人亦安之矣。又通論之。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楚之昭屈景。其子孫盤據。茁裔嬋嫣。雖貪如狼。很如羊。蟊如豕。蜮如虎。皆用之而當時秀民才士。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不知其幾矣。惜哉。至秦用客卿。漢用刀筆。而此弊始除。迨東晉六朝。又踵其弊。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貪狠蟊蜮。皆據顯位。謂之華腴。齊梁南之幷韶。北之侯景。亦憤族姓之下而至於作亂。景在江南求娶於王謝不得。乃按劍曰。會須令吳兒女作奴。雖其凶悍出於天性。

致亂亦有由矣。然則湯之立賢無方。豈非萬世君人相國之第一義乎。

逢蒙學射於羿

逢蒙。荀子史記皆作逢門。

故原原而來

原、說文引作諒。

饒雙峯解孟子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爲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不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尙書而傅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于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證饒氏之妄。

塗廩

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坑焚而不死。列女傳又言二女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胡應麟曰。李全、宋大盜。其妻楊妙眞者。楊安兒妹。有勇力。能用矛。與全同爲宋患十數載。後全死新塘。楊集舉下謂曰。三十年梨花鎗。天下亡敵手。今已矣。

舜避堯之子

堯授舜。舜授禹。舜禹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于文祖。受命於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于論語矣。何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孟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于庭。何必俟君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爲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蜮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爲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固私丹朱商均。爲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而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爲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善觀孟子者。例是可也。荀子云。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類之謂乎。

庸字解

附庸之國、庸、古墉通。城也。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庸、廉也。杼亦廉也。

論孟子

溫公疑孟謂性無有不善爲失。引朱均爲證。余引之尊孟辨云。犧生犁。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

論性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惡。懲創人之惡也。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未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

之進也。此所以爲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楊韓四子。始可與言性也已。

放心

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坰牧則悍。鷹鸇者。野鳥也。一爲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或問。心既放矣。何以求之。余曰。荀子云。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佛書有云。蹶者因地而仆。亦因地而起。外地求起。萬無此理。然則求放心者豈外於此心乎。

子思子語

子思子云。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卽孟子小體大體之論。

葵邱之會

孟子載齊桓公葵邱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于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邱之會惟六國。會鹹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

不屑之教誨

屑、蘇骨切。勞也。謂不勞力之教也。今注屑、潔也。非此屑解爲潔。則不屑不潔又何解。

能慮何慮

孟子曰。所不慮而能者。其良能也。言赤子之天然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言聖人之自然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荀子曰。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史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言貴慮也。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乎。自學者言。必有能慮之得。而後可以語何慮之境。不然。是槁木死灰而已。

仲尼登泰山

宋景文筆記云。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字各不同。其事甚新。但未詳其所出。（陳晦伯曰。韓詩外傳。孔子登泰山。見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也。）

瞽瞍殺人

問有所不必答。不答。是也。答之。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日。孔子不答。其事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爲愈也。予又思爲之說曰。人之殺人者。雖其凶悖。然亦必有由。非有犯之。則有求而不得也。瞽瞍既爲天子父。尊之至。誰則犯之。以天下養。何求不得。而殺人耶。使瞽瞍而獸也。則不可馴。獸而少有知。則梁惡之虎可媚也。況亦人類乎。即使其果殺人。則議貴之辟在臣下且然。爲有天子之父。一犯法而遽拘于獄牢。親伏歐刀乎。即使皐陶果執之。舜可逃也。則大寶將安歸。士師將何以自解於天下乎。桃應之言果如小兒之辯。惜乎孟子不能如孔子之不應也。（一有或曰。此非孟子之言。蓋法家者流勦入之以尊其說。觀者不知擇焉。亦自陷于詖放矣。）

治任

門人治任將歸。任、擔也。不負戴於道路。注曰。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我任我輦。淮南子。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擔。或作壬。

變置社稷

孟子曰。是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解者不達。謂遷其壇壝。非也。左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覇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尚書。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湯革命創制。故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陳後山談叢云。自齊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皆不通古禮而妄爲者。其盜之止。亦偶然耳。後山乃取而筆之書。亦失考也。

鬱陶

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也。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遙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胡應麟曰。宋小說載一士人聞泰伯非孟子。撰二絕句投之。李遂器家釀與飲。酒盡。迄不復來矣。

鄭元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元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元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愼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爲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爲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傅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耳。嗚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爾雅以下爾雅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闕七字）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闕三字）義從尒爲聲。麗（闕）也。麗爾之爲言猶靡麗也。猶（闕二字）之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云。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蓁一名月爾。卽今紫蕨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爲言。取義于鳥。鳥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爲歎辭。則雅爲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爲對。固知當解爲麗則。而不可解爲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爲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爾、雅、周公所作。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

劉昭將業席大也

郭璞云。劉義未聞。○愼按。詩。倬彼甫田。韓詩。倬作劉。郭璞偶遺之。亦可見博聞之不易也。

漮窴

方言曰。漮窴、空貌。亦邱虛之空無。愼按。滇中有魚曰漮窴。此魚中亦多空。

棲遲憩休苦敝鼸咽息也

棲遲猶息也。若勞者宜止息。憩、見詩。敝、鼸、咽、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爲咽也。

坎律銓也

戛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故曰坎律銓也。

糠謂之蠹

注。米皮也。○左傳云。穀之飛亦爲蠹。

優

唔也。鳴唔、短氣貌。詩。優而不見。

蠲

明也。注。清明貌。党懷英詩。紅妝秋水照明蠲。又題吳江圖云。修蛾新妝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

猷

圖也。周禮曰。以猷鬼神祇。謂圖畫也。

悇

悇、音恃。一作媞。江東人呼母曰媞。法帖有媞子作案之語。

掝

掝振同。楚詞。新浴者必掝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升庵經說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楊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D六二五四

七